



# 埃 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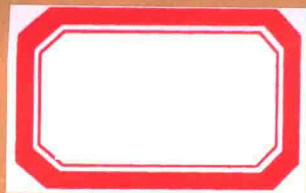
## 短篇小说选

[法国] 马·埃梅 著

李玉民 译

AI MEI  
DUAN PIAN  
XIAO SHUO  
X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-62

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丛书

# 埃梅短篇小说选

---

〔法国〕马·埃梅 著

李玉民 译

AIMEI

DUANPIAN XIAOSHUO X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Marcel Aymé  
**Contes choisis**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1934 pour *Le Nain, Deux victimes, L'Affaire Touffard, Sporting, La clé sous le paillason et le Dernier*, extraits du Nain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1938 pour *Le romancier Martin, Je suis renvoyé, Le temps mort, Le cocu nombreux et La statue*, extraits de Derrière chez Martin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1943 pour *Le passe - muraille, La carte, Légende poldève, L'huissier*, extraits du Passe - muraille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1947 pour *Le vin de paris, Dermuche et Le faux policier* extraits du Vin de Paris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埃梅短篇小说选 / (法) 马·埃梅著; 李玉民译.

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5

(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丛书)

ISBN 7-02-004568-5

I. 埃… II. ①埃…②李…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  
集 - 法国 - 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9040 号

责任编辑: 仝保民

责任校对: 杨康

责任印制: 周小滨

**埃梅短篇小说选**

Ai Mei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

[法] 马·埃梅 著

李玉民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8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3  
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-02-004568-5/I·3488

定价 15.00 元

## 短篇怪圣埃梅

写长篇小说的大家,在文学发达的国家总是人才辈出,而写短篇小说的圣手,无论在哪里都难得一见。

不是说创作长篇易而短篇难,而是说长篇因其篇幅长,则有变化创新的空间,短篇因其篇幅短,想变化也施展不开手笔。这就是为什么长篇小说可以聚拢一些作家形成流派,而短篇小说家只有个人风格。换言之,长篇小说大家往往三五成群,而短篇小说圣手只能孤单一人。

以法国为例,在十九世纪,长篇小说家大师级人物,至少可以列出雨果、巴尔扎克、司汤达、大仲马、福楼拜、左拉。而短篇小说家大师级人物,也只有“短篇之王”莫泊桑。

到了二十世纪,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越写越长,称长河小说,如普鲁斯特、罗曼·罗兰、杜·伽尔、杜阿梅尔等;而真正意义的短篇小说圣手,也只有我称为“短篇怪圣”的埃梅了。

多不容易,一个世纪才出一个,还是在小说文学特别发达的法国。

我称马塞尔·埃梅(1902—1967)为“短篇怪圣”,就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以“怪”取胜,舍此“怪”字则难以形容。

埃梅求怪也是被逼出来的。

小说无论篇幅长短,本质还是讲故事,不管是真事还是想象的。法文长篇小说 roman 一词,古义为传奇故事,如著名的《列纳狐故事》,用的就是这个词。而短篇小说 conte,本义就是短小

的故事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阅读口味的变化,长篇小说逐渐取代诗歌,引领文学的潮流。相比之下,优秀的短篇小说,往往只是长篇小说大家的余墨了。

短篇小说除了一些时鲜故事,就再也没有什么新鲜可言了。埃梅再走莫泊桑的老路,即使写得再好,也只能等而下之,归入二、三流作品。

埃梅只能另辟蹊径。

莫泊桑是自自然然讲故事的典范。埃梅就超自然,反自然,反其道而行之。

反自然就是反常,反常为怪,施展怪招,这便是埃梅取胜的法宝。

如果只有几样怪招,重复使用,那么很快就会让人识破,怪招也就失灵了。埃梅还善于变招,他的短篇小说篇篇出奇,构成了千奇百怪的世界。

走进埃梅的世界,就恍若进入寓言故事和神话境地,一片荒唐离奇。然而,读者在这种幻境中经过一番遨游,方始醒悟过来,这一幕幕的怪异场景,原来正是人们见多不怪的活生生现实。

以假见真,化实为虚,寓现实于荒唐中,这正是埃梅反映现实的特殊手法。现实主义内容与怪诞形式的巧妙结合,构成了埃梅短篇小说独具一格的艺术特点。

也许正因为如此,马塞尔·埃梅才是我偏爱的法国现代作家之一。将近二十年前,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《埃梅短篇小说选》,后来又出了他的寓言《捉猫故事集》。

翻译其作品,便想见其生活的地方。我曾三次登上巴黎蒙马特尔山,找到多次在小说中出现的诺尔万街,沿街走到不大的马塞尔·埃梅广场,便是五、六层公寓楼。如果不细看门前的一

块铜牌,就不会知道楼上是埃梅的故居,现在仍住着他的遗孀。但是最招眼的还是楼侧一堵高墙里,探出半个身子和一条腿的铜像,那便是《穿墙记》中的主人公。每次见到那个囚在高墙石壁中的异人,我总不免感到心惊。

同样,每次重读他的小说,也总要惊叹,惊叹埃梅短篇小说每篇不同的奇思妙构。下面我们就简单分析一下他的奇思之奇,妙构之妙。

小说开头难,短篇小说开头尤难,只因没有叙事养题的空间。埃梅善用快语开篇破题之道,往往是神来之笔,一句话就抓住读者的兴趣。

《假警察》开篇就说,一个商店会计为养家糊口,业余时间当假警察。《死亡时间》开头一句话:“蒙马特尔住着一个可怜的人,名叫马尔丹,他每两天只在世上存在一天。”《侏儒》开头则讲,马戏班一个矮子丑角,到三十五岁突然开始长个儿了。

开门见奇山,豁然入目。这种妙语开端,往往兼得出奇和悬念,令读者拭目洗耳。

再看《穿墙记》的开篇:“从前,有一个异人,名叫杜蒂耶尔,住在蒙马特尔区奥尔尚街七十五号乙公寓的四层楼上,他有不费吹灰之力穿墙过壁的奇能。”一句快语,交待多少事情,犹如飞镖利刃,省却多少搭弓射箭、砺石磨刀的工夫。

快语并非纯作快语,紧接着便施展凭空妙构的功夫。且说一天晚上忽然停电,杜蒂耶尔摸黑在屋里走动,等重新来电一瞧,自己竟然身在楼道里,而房门却反锁着。作者就是这样妙手空空,写来完全煞有介事:妙就妙在事情出于偶然,不经意间发现有穿墙过壁的奇能;妙就妙在主人公自己也认为很荒唐,百思不得其解,次日还去看医生。行文高妙处,作者不露声色,在虚拟之中处处立实,自占田地。

借虚立实,文情变化就妙在不可测。主人公是个安分守己的老职员,事情如不逼到头上,老死也想不到检验一下天生的异能。新上任的上司看他不顺眼,处处刁难,还把他打发到小黑屋,侮辱他的人格,简直欺人太甚。杜蒂耶尔忍无可忍,就把脑袋穿过隔墙壁,装神弄鬼,终于把新上司吓出神经病,讨回了公道。

这样数段文字,随手生发,全是凭空点染出来。作者本无空间,却造出一片纵横捭阖的天地。杜蒂耶尔小试牛刀,治了顶头上司之后,还觉意犹未尽,但此公一生庸庸碌碌,纵有特异功能,却不知如何大显身手,只好从报纸上寻求灵感。先是注意体育栏、政治栏,找不到用武之地,才从社会新闻栏中受到启发,去一家大银行作案,穿过十二三道墙壁,钻进各种各样保险柜里,兜里塞满钞票,临走还用红色粉笔留下化名:嘎鲁-嘎鲁。文势摇曳生姿,曲曲折折。设使他不假思索,径直去作案,岂不成了真强盗,哪里还是偶有奇能的迂腐的老职员?满篇文字,岂不成了平庸的侦探小说,哪里还有脍炙人口的名篇?

杜蒂耶尔照旧按时上班,尽职尽责地工作;夜晚,他才化为嘎鲁-嘎鲁,洗劫银行,盗窃珠宝店,或者让哪个阔佬破财。这位神奇的大盗每夜都有惊人之举,引起轰动,他的名声大振,深得人心,弄得警方晕头转向,内政部长也被迫辞职。试想洗劫银行,盗窃珠宝店,这是何等俗而又俗的故事,然而作者却能翻俗出奇:奇就奇在一个迂腐的职员玩起神奇大盗的游戏。通篇的灵魂,在于一个“戏”字。因戏,也就不必较其真,因戏,也就不必究其实。

游戏再有趣,读者也有看厌之时,作者不待读者看厌,总是抢先换笔翻新,这又是埃梅短篇小说的一大特点。所谓行文无定法,全在于笔端的灵气,而埃梅之笔狡猾之至。杜蒂耶尔是个

惰性十足的人,没有外力逼迫,他不会主动改变生活习惯。他从未得到过同事们的赞赏,现在听到他们称嘎鲁-嘎鲁是个超人,是个天才时,便窘得满脸通红,眼里闪烁感激的泪光。最终他憋不住,谦虚地当众宣布:“要知道,嘎鲁-嘎鲁,就是我呀。”惹得全场哗然,他反而成为众人的笑柄,觉得生活不那么美满了。于是他决定“自投罗网”,在一家珠宝店作案,挥舞着金杯子,高唱饮酒歌,让巡逻队当场抓住。次日各报头版都刊登出杜蒂耶尔的照片。他的同事们都后悔不迭,自恨有眼无珠。他们出于对他的敬佩,都纷纷留起山羊胡子,没有能耐效仿,至少去摸摸朋友熟人的钱包怀表。

涉笔成趣的文字随处可见,忙中不忘诙谐,埃梅可谓另类幽默大师,擅长反做文章之法。入狱过把瘾的几段,令人拍案叫绝:借典狱长金表一用,《三剑客》一读,在牢狱铁窗之内,玩出多少花样儿,囚犯肆意戏弄典狱长,写信通知典狱长越狱的时间,跑到典狱长的客厅过夜,他嫌被罚坐黑牢,啃干面包,中午就跑到饭馆用餐,然后让典狱长来付钱。文章反做,真是妙趣横生。

同样,《侏儒》一篇,写三十五岁的矮丑,一夜之间长成英俊的青年,纯是子虚乌有之题。作者却信手拈来这个虚拟之题,大做起实文章。题之虚拟,给实文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:埃梅这支笔虚点实写,可以任意挥洒,无需顾忌细节。虚点则妙趣无穷,实写更讽喻人生世事。从虚处下笔,讲一个矮人长个儿的奇异故事,再从实处展开,描述艰难的人生和畸形的社会。全篇都是笔墨颠倒之文,读来尤为绝妙而精警。

在没有超自然情节的作品中,埃梅也能以奇巧的构思、绝妙的语言,把故事写得千回百转,跌宕起伏。《图发尔案件》就是个突出的例子。埃梅从不喜欢正笔直书,往往手写此处,而目注彼处,将目所注之彼事,暗暗移入手所写之此事,故而行文闪烁,扑



朔迷离。全篇没有正面写国家一笔,而国家巧取豪夺,无所不为又无所不在的形象,却跃然纸上。一桩血案的故事,布列得好似迷魂阵,悬念未解,又添悬念。读者跟随大侦探左冲右突,还以为在认真看一篇侦探小说,最后才领悟作者别有用意,并不在乎破案。

埃梅在四十年的文学生涯中,创作十分丰富,计有长篇小说十七部、短篇小说九集、戏剧十种、童话三编。他的短篇小说和童话还被编入中小學生課本。

埃梅洞烛社会弊端,上至国家机构、制度大法以及各种政治势力,下至贪官污吏、社会痼疾,无不受到他的针砭和抨击。他的作品处处流露出对下层人民的极大同情,对权势人物和阔佬富豪的极大憎恶。埃梅一贯主张,作家的任务是“变成时代的良心”。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都证明,他没有违背这种主张。

李 玉 民

2003年6月

于北京花园村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侏儒 .....      | 1   |
| 两名受害者 .....   | 16  |
| 图发尔案件 .....   | 29  |
| 体育俱乐部 .....   | 47  |
| 大盗悔改记 .....   | 62  |
| 最后一名 .....    | 76  |
| 小说家马尔丹 .....  | 85  |
| 解雇 .....      | 114 |
| 死亡时间 .....    | 127 |
| 多重乌龟 .....    | 141 |
| 铜像 .....      | 153 |
| 穿墙记 .....     | 168 |
| 生存卡 .....     | 178 |
| 波尔代沃的传说 ..... | 195 |
| 执达员 .....     | 204 |
| 巴黎的红酒 .....   | 215 |
| 呆儿木什 .....    | 226 |
| 假警察 .....     | 236 |

## 侏 儒

巴纳布恩马戏班里有一个矮子丑角，到他三十五岁这年，居然又开始长起个子来了。学者们为此大伤脑筋，因为他们早有定论：人一过二十五岁，绝不会再长身体。所以，他们千方百计要压下这件事。

马戏班巡回演出已近尾声，他们一站一站演下来，一直要演到巴黎为止。到里昂的时候，马戏班举行盛大演出：一个日场、二个晚场。这几场演出，矮丑照例登台，表演了他的拿手好戏，并没有看出他有丝毫的反常现象。他身着彩服，由蛇人搀扶，粉墨登场。那蛇人像一根细长的杆子，矮丑仰面望去，看不见他的顶部。两个宝贝，一高一矮，高的高得超众，矮的矮得出奇，观众一见便哄堂大笑。蛇人跨一步，矮人就得连走六七步。来到场子中央站定，蛇人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我有点乏了。”观众的笑声刚落，矮丑就操着女孩一样的细嗓门答道：“好极了，非弗尔兰先生，您乏了，我才高兴呢。”这句话又逗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，一个个捧腹揉胸，说道：“真是一对活宝，叫人笑破肚皮……尤其是那个矮丑……豆大的一点点儿……听听他那副细嗓门……”矮丑时不时朝黑压压的观众瞥一眼，只见最后几排座影影绰绰，隐没在昏暗中。场内喧哗也好，盯着看他也好，他全不在乎，既无忧虑之心，也无快活之感。他登台表演，不像其他演员，从不提心吊胆，也不嗓子眼发紧。小丑巴塔拉克就不行，他为了吸引观众，非得拿出平生本领，使尽全身解数才行，矮丑可用不着这一

套。大象托比登台,就凭它是大象;同样,矮丑就凭他是矮丑,根本用不着去迎合观众。节目一演完,他跑跑颠颠地退场,蛇人一把将他拎起来,滑稽的动作又赢得全场一片掌声。罗瓦亚尔把他接过来,用大衣一裹,领他来到班主巴纳布恩先生面前。班主根据对他表演的满意程度赏给他一两块糖。

“您这个矮丑真出色,”巴纳布恩先生说,“不过,作罗圈揖时要注意姿势。”

“是,先生。”矮丑回答说。

说罢,他走到女马术师热尔米娜身边。热尔米娜小姐在幕后正准备出场,她穿玫瑰色紧身裤,黑丝绒紧身衣,毕端毕正地坐在圆凳上,生怕弄皱了桃红色纱短裙和花领。女马术师将矮丑抱到自己膝上,亲亲他的脑门,又抚弄抚弄他的头发,慢声细语地同他闲唠。平时,女马术师身边总围着些男人,向她说些神秘莫测的话。这类逢场作戏,矮丑早已司空见惯,他甚至能把那些话重述一遍,笑容与眼神都摹仿得惟妙惟肖,可是,他始终弄不清这些话的意思,不免非常恼火。有一天晚上,矮丑坐在热尔米娜小姐的双膝上,旁边只有巴塔拉克。巴塔拉克脸上涂着白粉,眼睛里射出异样的光芒。矮丑见他要开口,便顽皮地抢在他前头,悄悄地对女马术师说,巴塔拉克在思念一个可爱的女人,想得晚上都睡不着觉。那个美人有一头漂亮的金发,腰间系一条桃红纱短裙,活像一只在晨光中飞舞的彩蝶。热尔米娜小姐听了放声大笑。矮丑一赌气,扭身走开,还装模作样把门狠狠一甩,而其实根本没有门。

每当热尔米娜小姐纵马上场,矮丑便跑到上场口,站在看台的旁边。孩子们一见到他,便指着他嘻嘻笑着说:“看小矮人呀。”矮丑不放心地看看他们,当他断定家长们没有注意他时,他就朝孩子们扮几个鬼脸,吓吓他们开开心。场上在表演马术,只

见热尔米娜小姐在马上左右翻腾，桃红纱短裙满场飞舞。明晃晃的舞台灯光，女马术师的翩翩彩翼，看得矮丑眼花缭乱；马戏场内的嗡嗡嘈杂声、热闹的气氛，使他感到困乏，上下眼皮直打架。于是，他回到一辆车上，玛丽大妈给他脱掉衣裳，服侍他上床睡觉。

从里昂去马孔的路上，约摸早晨八点钟的光景，矮丑一觉醒来，发起高烧，嚷嚷头疼得受不了。老玛丽让他吃了一服药，问他脚凉不凉，还把手伸进被窝，摸摸到底怎么样。这一摸叫她大吃一惊：小矮人的脚居然顶到床栏杆了，可平时少说要差三十公分呢。玛丽吓坏了，急忙打开车窗，冲着风驰电掣般的车队喊道：

“老天爷啊！矮丑长个儿啦！停车呀！快点停车呀！”

可是，隆隆的马达声盖住了她的呼叫；再说，大家在车里还睡得正香呢。没有发生严重的意外事件，休想让车队停下。老玛丽转念心想算了吧，惹巴纳布恩先生发脾气，可不是好玩的。因此，她眼看着矮丑继续长个儿，矮丑又疼又怕，连声叫唤，她在一旁也束手无策。矮丑有时问玛丽是怎么回事，说话的嗓音都起了变化，虽说还带点童音，却已向青春时期的喉音转变。

“玛丽呀，”矮丑说，“疼得我受不了啦，身体就像断成几截，又好像巴纳布恩先生的马套着我，把我的手脚往四处硬拉。玛丽，我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因为您在长个子呢，小矮子。您别瞎闹啦，大夫准有法子把您治好。以后，您还会照样同蛇人搭档，上场表演，您的老玛丽还会照样疼您爱您。”

“您若是男的，愿意做个矮子呢，还是愿意像巴纳布恩先生那样，做个蓄着小胡子的堂堂男子汉呢？”

“男人蓄起小胡子，看起来是讨人喜欢，”玛丽答道。“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当个小矮人也不错呀。”

将近九点钟的时候，小床已经容不下矮丑了，他只好蜷着身子，但即使这样，床也不见得宽绰。玛丽一连给他服了几剂药，一点儿效果也没有。他的个头儿眼看着见长，到达马孔城的时候，已经长成一个翩翩少年了。她急忙把巴纳布恩先生请来，班主见此情形，惋惜不迭，低声劝慰道：

“可怜的小伙子，您的饭碗算砸了。当初嘛，倒满是个角儿的……”

巴纳布恩先生量量矮丑的身高，好家伙，长了六十公分。班主无法掩饰内心的气恼，说道：

“实在派不上用场了。这么个小伙子，除了身高一米六五，别无所长，请问，要他有什么用呢？玛丽，您说呢？这件事怪虽怪，可是没有价值，我看没法编成一个节目。若想编成节目，就得把变化的前前后后都表演一番，这又怎么办得到？唉！他若是再长出一个脑袋，或者长出个大象鼻子，只要有点畸形的东西就成，我也不至于这样为难了。可是，他不过是突然长高，说实在的，这叫我怎么办呢？而且，矮丑，今天晚上的节目还是麻烦事呢，找谁来替您呀？瞧，我还叫您矮丑，其实，应该称呼您的名字：瓦朗丹·杜朗东了。”

“哦，我叫瓦朗丹·杜朗东呀？”原先的矮丑问道。

“我也没有十分把握，到底叫杜朗东还是叫杜朗达，要不就只是杜朗二字，也许叫杜瓦尔也难说。您姓什么，我实在搞不清楚，反正您的名字叫瓦朗丹没错儿。”

巴纳布恩先生叮嘱玛丽，千万不能让这件事泄露出去。班主担心这条消息一旦传开，会在马戏班演员中引起骚乱。戏班里那些怪人，诸如长胡子的女人啦，善织毛线的独臂人啦，都可

能要恐惧不安,生怕倒霉;或者会想入非非,产生侥幸心理,这样就会误了演出正事。于是,班主任玛丽对好口径,一致推说矮丑病重卧床,不能见人。临下车,巴纳布恩先生又量了一次病人的身高,就在说话这工夫,矮丑又长了四公分。

“长得还真快。照这样下去,用不了多久,他就可能长成个巨人,凑凑合合上得了台。不过,这也很难说。眼下嘛,小伙子再躺在这张床上,显然不行了,只能将就坐坐吧。还有,他的衣裳已经不合身,总不能让他失了体面。劳驾,玛丽,到我衣柜里去找找,把那套栗色条纹的灰礼服拿给他,因为我的肚子发了福,去年就扔在那儿不穿了。”

到了晚上八点钟,瓦朗丹明白病痛已告结束。他身高一米七五,俨然成了一个英俊的青年。老玛丽左瞧右瞧看不够,合着手掌,夸他漂亮的小胡子,夸他标致的络腮胡子,说给他那漂亮的小脸蛋增添不少光彩,还夸他肩宽背阔,体态丰满,穿上巴纳布恩先生那套礼服,真是人也精神,衣裳也挺括。

“走几步看看,小矮子……哟,我是说瓦朗丹先生。走两步让我瞧瞧……啧啧,身材多好!多有风度!腰身、肩膀真匀称!耍杂技的雅尼多先生,就够漂亮的了,可是照我看,跟您一比就差远了。想当年,巴纳布恩先生二十五岁的时候,也不见得有您这样潇洒英俊。”

听到这些恭维话,瓦朗丹心里自然美滋滋的,可是他并没有用心听,因为,令他惊喜交集的事情还多着呢!就拿他身边的东西来说,那本大画册啦,那盏风灯啦,那只盛满水的桶啦,从前他都觉得死沉沉的,现在用手掂掂,几乎没什么分量了。他感到浑身上下全是劲,就是在车里使不上;周围的东西全变小了,不值得他动手摆弄。矮丑头脑里与想象中的所有概念、所有见解,

侏

儒

▲

也都起了同样的变化；昨天他还觉得脑子里很充实，现在却发觉不够用了；每当他要开口讲话，总像缺了点什么似的。这时他认真地思考起来，再加上老玛丽在一旁解释，结果他无时无刻不发现新鲜东西，不禁连声惊叹。不过，有的时候，一种捉摸不定的直感，也会把他引向歧路，尽管他已揣想到有些不对头。例如，当玛丽走过来，要把他的领带弄弄正，瓦朗丹便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回忆起从前曾经多次听到的话，此刻便滔滔不绝地背出来：

“您怎么能阻挡我爱慕您呢？您的明眸，宛如仲夏之夜一样温柔深邃；您俏皮的嘴唇莞尔一笑，比什么都甜美；您的一举一动，犹如鸟儿鼓翅一般轻捷。谁若是有造化，找到通向您心灵的秘密之路，那真是福中之福啊！不过，此人如果不是我，而是别人，那他就该遭我诅咒！”

刚听头几句，老玛丽着实有点意外，随后又一想，别人这样向她表示敬慕，也未尝不可，于是心安理得地领受了。她抿起俏皮的嘴唇微笑着，像扑腾翅膀要起飞的鸟儿，手捂住胸口叹息说：

“唉！瓦朗丹先生，您的智慧比身体长得还快。我想，凡是富于感情的人，对您这样一片深情没有不动心的。瓦朗丹先生，我可不愿意落个狠心肠的名。况且，我的禀性也不这样……”
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多情少年却哈哈大笑起来，玛丽猛然醒悟，发现自己听了几句甜言蜜语，就信以为真了。

“我真是老糊涂，”老玛丽笑笑说，“瓦朗丹先生，您长进得太快啦！瞧，您已经拿我这个可怜老太婆开心了。”

巴纳布恩先生总是个大忙人，开场之后，他到这辆车上照了个面，乍一见没认出瓦朗丹，还以为是老玛丽请来的大夫呢。

“怎么样，大夫，您觉得他病情如何？”



“我不是大夫，”瓦朗丹答道，“而是病人，是这里的矮丑。”

“他这一身栗色条纹的灰礼服，就是您的呀，难道都认不出来了？”玛丽也说了一句。

巴纳布恩先生瞪圆了眼睛，还好，他这个人脑子转得快。

“多神气的小伙子！”他说，“难怪他穿上我的衣裳这样合身。”

“巴纳布恩先生，您还不知道，他现在有多聪明！真叫人难以相信。”

“玛丽有点过奖了，”瓦朗丹说着脸红了。

“嗯！老弟呀，您发生的这种变化，确实很怪，究竟会有什么后果，还很难说。可这会儿，您总闷在车里也不是办法，跟我出去透透气吧。碰见什么人，我就说您是我的亲戚。”

倘若没有巴纳布恩先生陪着，瓦朗丹准会愣头愣脑，干出些古怪的事儿来，比如在马戏场上跑几圈，试一试他这双新腿的功夫，或者亮一亮嗓子，喊几声，唱两句。

“生活真美啊！”他说。“昨天晚上，我还没有这种体会。个子稍微高一点看世界，它就显得大多啦！……”

“这话不错，”巴纳布恩先生答道，“然而，世界看上去很广阔，其实不然，也许用不了多久，您就会有感受。”

二人信步走着，迎面碰见从车厢里出来的蛇人。蛇人生性忧郁，他走到二人面前停下，见老板身边的人是个容光焕发的壮小伙子，只是冷冷地打量一眼。

“小矮人怎么样啦？”蛇人问道。

“情况不妙，”巴纳布恩先生答道。“大夫刚才来过，已经把他送医院了。”

“也可以说，他性命难保了。”瓦朗丹憋不住，快活地插了一句。